

天真

白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天 真

白 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真 / 白月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8

(我们·散文诗丛 / 灵焚, 周庆荣主编. 第 2 辑)

ISBN 978-7-5402-3613-7

I . ①天… II . ①白… III . ①散文诗—诗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2738 号

天 真

TIANZ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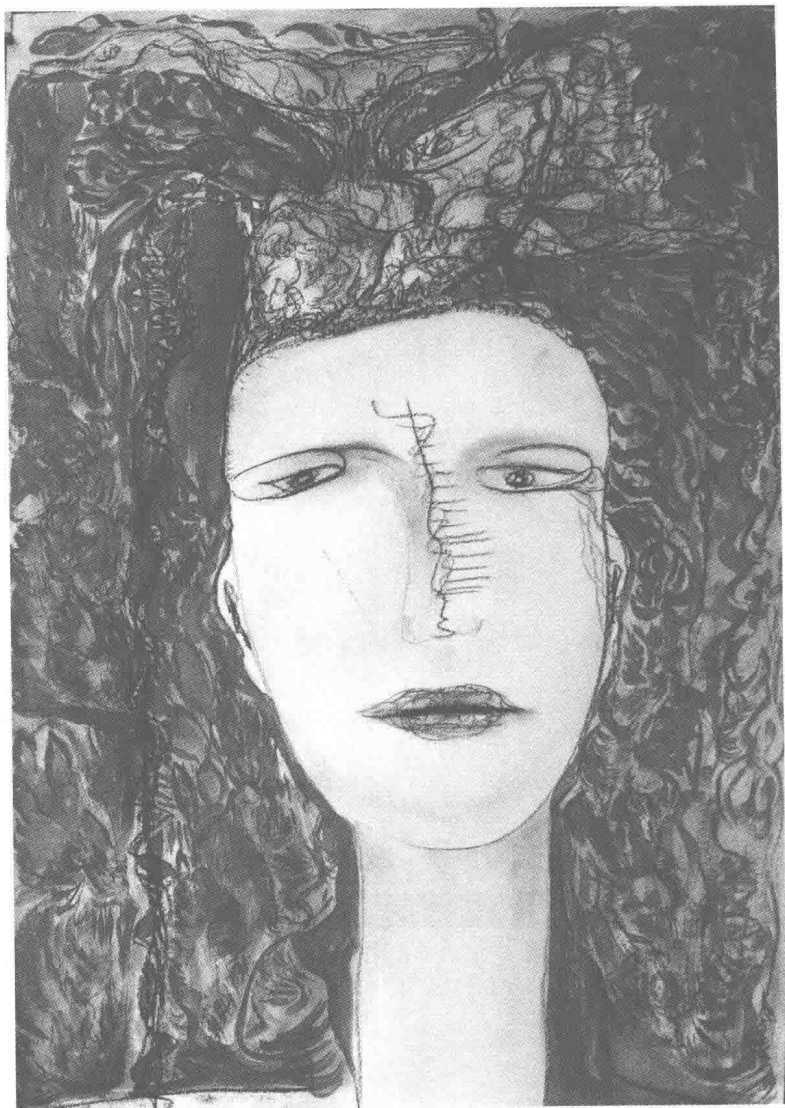
-
- 主 编 灵 焚 周庆荣
作 者 白 月
项目统筹 李满意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涂苏婷
特约编辑 陈 雪
责任校对 袁大威 胡玉萍
封面设计 宋逸中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asp.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 元 (共 8 册)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代序）

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媒体都可以承载每个人属于自己的那种存在。同时，多媒体的发展，也以最快的速度忘却各种存在。

在这有钱就可以出书的时代，已经不会再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本书出版而兴奋了。然而，我们却如此执着地坚守着与现实只有一个念头距离的愿景，仍然让纸质媒体承载自己的文字与有限的读者见面。并为此，无怨无悔地付出，承受，并说着“热爱”。

其实，这又何苦呢？许多人可能会如此发问，我们自己也经常会这样自言自语。

“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以下简称“我们”）自宣告诞生以来已经五年了。从这新媒体时代新生事物的消失速度看，“我们”能坚持旺盛的创作与探索活力至今，已经值得欣慰她的“长寿”了。由于“我们”的坚守与行动，影响了这几年中国诗坛的新诗创作走向，改写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诗坛的版图与格局，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许多本来只写分行诗的作者都参与到散文诗的创作中来，更有许多原来热衷于在网络博客上晒晒心情文字的写作者，由于“我们”的出现，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文字原来可以找到一种文体来定向发展爱好，从而唤醒了一批散文诗创作的新生力量。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存在，成为日益往低俗化、口水化、无审美边界滑坡的当代诗坛的一种“诗性坚守”的象征。著名新诗史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研究员曾在一次散文诗研讨会上指出：“在新诗无边界审美拓展的创作乱象中，只有散文诗还坚守着诗性的体质。”是的，没有“诗性”，哪



有散文诗存在可言？

自“我们”问世以来，涌现出一批好作者、好作品。散文诗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是什么”的怪圈，近年来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自信”。其实，一直以来纠缠不休的“是什么”的质疑，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那就是散文诗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传统”？构成一种存在的“传统”，需要一种确切的“身份”与“家系”，可是，我们一谈到散文诗，就是《巴黎的忧郁》《先知》《沙与沫》《地狱一季》《野草》等，这些是“传统”吗？如果是，那么就不会有“是什么”的问题存在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完全被人们忽略了。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基本摆脱了这种深陷怪圈中的认领呼吁，我们相信一条朴素的真理：“存在，就是合理。”我们相信着：忠于自己审美诉求的那些非随意文字，就是自己要写的散文诗。“我们”正在建立从我们开始的、属于自身的，当然也属于未来人们的“传统”。这种“传统”，当然要以作品来确立。除了作品自身，现实世界与未来历史是不会发言的。这就是“我们”编选属于“我们”的这些丛书的初衷。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伦敦掀起了一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前卫绘画运动，其运动背景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往世俗化倾斜，原有的审美艺术精神逐渐被商业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物欲追求遮蔽，所以，唤醒人们生存品质的崇高审美记忆，提倡在充满“美”的世界里生活的重要性成为他们的绘画理念，让“美”充满生活的空间成为他们的追求，从而为绘画史留下了一批“唯美”的作品。中国的当今社会与当年的英国多少有些相似，人们的古典品位与崇高审美情怀正在丧失，物质的获取、占有以及通俗性、低俗化的文化消费成为今天社会的精神主流。英国人通过造型、色彩和装饰性工艺品等方式找回人们的审美记忆。那么，我们究竟能否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去实现呢？我们采用散文诗

这种文体坚守诗歌语言的“诗性”审美传统，努力让自己的母语在这多媒体审美性时代展现其现代审美意味，拓展其新的审美活力，这不也是一种宿命性的作为“美”的守望者的责任担当吗？近年来，由“我们”倡导并持续进行着的以下几个具体的发言与举措，正是“我们”的这种担当的具体表现。

针对当今诗坛的庸俗化、去审美性现象的日益严重，“我们”明确提出“意义化写作”的创作理念。为了回击那些长期以来矮化散文诗的肤浅言论，“我们”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向人们展现散文诗作为现代诗歌文学的归属感确认。更进一步，“我们”通过“大诗歌”的概念，把散文诗纳入现代汉诗的范畴，让散文诗与分行诗在同一个诗歌现场审美共舞，促成了越来越具影响力的年度选本《大诗歌》的诞生。还有，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散文诗的创作实践，“我们”与以往任何文学群体的封闭性存在都不同，“我们”采用了开放性的组织形式，无论是谁，无论其“名气”如何，只要其散文诗作品，符合“我们”所追求的散文诗美学特质，凡是愿意走进“我们”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共同参与这场以“我们”命名的散文诗美学探索。一首歌可以一夜走红，从默默无闻到身价百倍，而再好的一章散文诗作品也不能换来一顿美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会为自己的每一章作品的问世而欣喜数日。多少人破帽遮颜，依然“回也不改其乐”，除了热爱，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这种痴情？

“我们”编选的这些作品集，都是这种“痴情”的产物。既然大家的写作都是为了那种无法释怀的对于“美”的朝圣；那么，朝圣的路上，他们的脚印应该有人为之珍藏。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让时光检验并确认这些脚印的深浅、形态、方位、价值。在这物质至上的时代，我们还能拥有这种属于精神的审美身份，这是造物主赐予我们何等奢侈的礼物？！是的，正是这种感恩，才让我们能够在寂寞里狂欢。即使一生都是“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然而我们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相信，只要自己能够“众里寻他千百度”，自己所寻找的那个人，一定会站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明天就是东西方两个情人节相遇的日子，其实，散文诗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作者的“情人”吗？此生有这种陪伴就够了，就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的生活中抵达生命的极致狂欢、极限飞翔。所以，这些作品，一定不会是我们”的结束，这些作品的自信登场，恰恰意味着：“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

2014年2月13日元宵节前夜·编者

01 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代序）

第一辑 忧郁

- 02 见面
05 忧郁
06 很难想象
07 痛到最后
08 特别想表达的夜晚
10 小丑
11 替身
12 我知道
13 中午
14 踏青归来
15 徘徊的可怕
16 金钱
17 发现
19 假如人间有魔鬼
20 应该如此
21 脆弱
22 等待
23 失望
24 绝对残忍
25 不了了之与完美
26 脑
28 在我所有的脾气里

第二辑 非小说

- 30 刀的想法
33 早餐
35 我愿活着但我已死去
37 无聊者的绳索
39 种子
41 玻璃里的乞丐或狗
43 我的情人
45 我的过去
46 我的本事
47 我的命
48 我的成长
49 我的忏悔
50 蚂蚁
53 一个我
55 嫌疑犯
57 独舞
59 污染

第三辑 她说

- 64 二月
65 三月
67 四月

第四辑 一封信

71 一封信

后 记

忧郁

我看出空气心虚的时刻，我反对平安无事的想法。我反对面子上的歌唱。

第一辑

见 面

还有多久我不知道。但一定有那个时刻。布景是次要的，我没考虑过。

现在我要选一张脸，一种笑，选一双可以安在黑夜里的眼睛，经得起发现的眼睛。

选上上好的眼神——面对一堆沙子，我还得选一种姿势：怎样才能不再把头埋进去。

选一只好手，自然的手。

选上一声叹息的话也要轻轻地带着一点甜味，至少像一层透明的纸，通过叹息说出一句话。

什么话说出来才适合你呢？不知你喜欢什么音色。我得选一副好嗓子。

倒不是用来歌唱什么，萍水相逢，不一定要唱出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选一个话题，也可以不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彼此也不听彼此的。会纠缠吗？我得选上一把无声手枪。选上一个快速的动作，如果必须，枪口要对着自己：你再问你再问我就死！

空气要等到见面时一起选择。

选择我们的空气。谁也不要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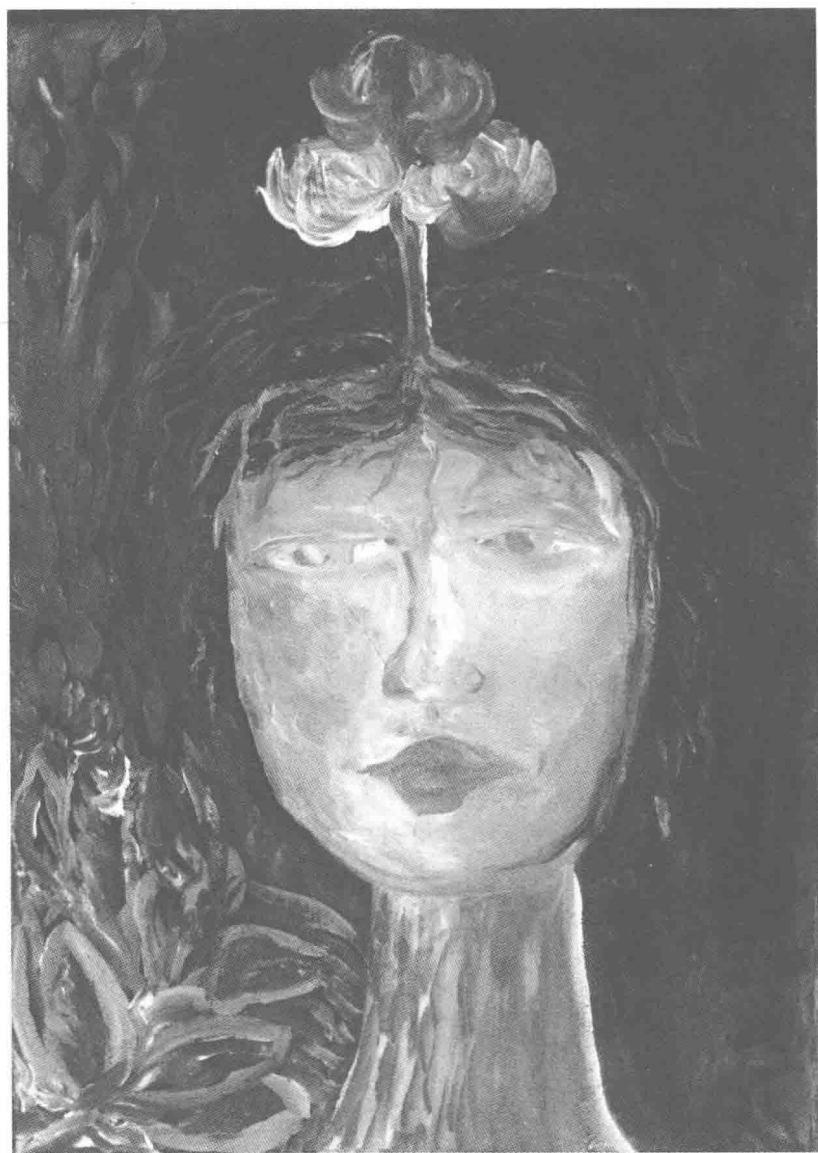
现在，我还要选一个心跳。你不知道，这个我必须自己先选好。我是自私的，心跳要靠近我，最好紧贴着。

我能明白什么呢？你什么都明白。所以心跳一定不能过快

过慢。

还要选好一个礼貌，包装起来。用一张朴素的纸。像我这样正襟危坐着。你开玩笑，我就走！

2009年10月21日



忧 郁

笔直的坐姿，空气的毛边上，身影摩擦着，什么都听不到。
耳朵上的花已凋零。

现在全靠自觉。

自生自灭的日子。自由的日子！

每座山峰都被打空，我穿越，不知为何穿越。

一个人的事，我的事。一锅肉，心都凉了。端着锅柄，停顿中，果冻也要晃动，全都烂了。

糊涂中什么都不清楚。

休息时小心，什么都不想！

等别人来遗忘。

而我频频出现。工作工作，笑，再笑！那天从桥上归来，从一个同类的怜悯中挣脱，像一个没有电话的号码，与原来的样子再也联系不上。

你要记住，我是一个五官不混淆、声音清亮、骨肉统一的人。你要记住我跟你打过招呼。

记住没有说过一句废话——

死去的乌鸦！

假如有时间就去剖解，也许她的血一点也不黑——假如妆化到了内脏。

把影子收回体内，任何光都是徒劳——

我不想留下什么，包括个性！

2009年10月21日

很难想象

一条河为一滴血而流淌，水中的红色字样。说明什么？那滔滔不绝，那危险的兴致。

空中的一粒尘埃，落也悲哀，不落也悲哀。

“爱爱爱”，一滴滴滴落，有人向天空倾注。

宇宙，好大一间病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寻找自己的血源绷紧了神经。

神经，一道道轻轨交错发生……

一种颜色就是一种血型吗？血管暴露天下，直言直语：
血是猛兽，而我们，是赠品。

生或是死？想到这里就一头雾水。

缺少五官的脑袋，忽然开始生长珊瑚与岛屿——

那结构——

哦，游戏玩大了。

2009年11月3日